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十一





題跋

恭跋 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為清閒之燕時游心於藝事雲章奎畫  
實出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  
開府儀同三司札刺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胄世長宿衛清忠粹  
德簡在

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為字臣潛  
忝以非才載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于下方臣竊惟  
君尊臣卑者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皋陶  
之賡載皆取諸人之一身而以元首股肱為喻元首之明  
君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為賜而因以字之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一

予以表 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者何以堪  
此乎雖然舜皋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者臣之良  
由 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者  
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為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  
不敢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侈為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  
事 君者有望於公罔俾昔賢專美于前也

恭跋 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朶爾直班嘗一日侍  
燕閒于宣文閣

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賜焉後七年臣潛以非才待罪  
翰林臣朶爾直班由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為中政使出  
以示臣潛俾謹誌之臣潛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於心畫如雲漢之昭  
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測然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為  
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以勳賢貴胄為國世臣錫之眉壽  
以保其家宜也乃若推廣

上恩均慶于下使八荒之人同躋壽域豈非所謂彰  
君之賜乎臣潛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既不敢強贊一辭而屬望  
之私有不容自己者謹以志于下方

恭跋賜名哈刺拔都兒 御書

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家藏

文皇所賜御書墨本二卷親筆二卷此 筆之一蓋  
先朝嘗賜以今名而 上復出御筆申命之也

恭跋命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 御筆

天曆二年夏五月 日

皇帝坐奎章閣特降御筆以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捧案官  
臣潛竊惟 國朝任官作命皆出外廷具有品式捧案官蓋中  
朝侍從近臣且不常設非可律以定制故

天子親御翰墨以命之實盛典也史臣宜謹志之以備館閣故  
事焉

恭跋 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服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間嘗以佩刀  
刻蘆菴根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模為墨本以賜近臣  
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拔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燕閒與  
被是賜蘆菴已久恐人無知者出以示臣潛俾志于下方臣竊  
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

為圭徒以實其戲言而 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代之人主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恭跋 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曆二年春三月

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 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禧宗禋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扞臨而退襲藏惟謹以臣潛待罪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集為臣言

皇上以萬機之暇親洒宸翰書奎章閣記刻寘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曆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持詣榻前覆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為上所知遇者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三

未嘗輕畀臣鐸爾直當

上踐阼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 明仁殿持 詔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拊安河南山東又被 旨督諸將平雲南陞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他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逮凱旋而復命也顧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殊常之恩實絕前比茲蓋時清 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于四方將使中林兔置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嘖一咲豈虛乎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上意抑可謂不辱 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

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叛境殄其兇渠餘黨悉平公既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

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鎮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 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珉以宣皇威於遐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跋袁翰林鹵簿詩

昔我

世祖皇帝肇建太室

武宗皇帝始親裸獻逮

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備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時為秘書監著作郎寫以為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之下而親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漢應幼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為十卷後累增為三十三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安可忽諸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誦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

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偽難憑又曰切須審處似道奏當與之要約如能歸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言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璫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璫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真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初十日丙申也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璫之去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道故正史及他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其月日以備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體貌之至矣其稱謂之過雖見譏於史氏若夫實籍鈞庇伏丐鈞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已者君臣之分幾於盡廢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譏焉孰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筆者焉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粗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為故皆刻此詔於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榻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勅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槩見也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比



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為吏部尚書大曆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為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為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為使不以其事者若韋緇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勅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郃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郃也新史郃本傳稱郃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為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尚書吏部告身印者尚書實承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覆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謚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援以為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瀋熙中遂詔特命謚者並經有司議定取皆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謚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詞殆不是過豈以降勅給告為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真除員外郎不知此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脩宋史考其歲月上之有司以補曾公刊傳之闕文可也

題黃給事山居圖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立威小  
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為少衰嗚呼何其盛也  
然皆僅足以撥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  
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嘗疏檜姦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  
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他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感感  
靡所聘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隲上蒼崖崛起長  
風怒濤中覽是圖猶可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  
間焉

### 跋李西臺書

涪翁稱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剝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  
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真迹而窺見其筆意寧復有  
涪翁之遺恨乎

### 跋畫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畫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  
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  
諱之意尚可見也

### 跋韓令公真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  
平二年迺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曰魏公者蓋後人追改  
之幸真跡尚存可考也

###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檜之太師賈師憲太傅  
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戲  
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

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為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人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醜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為之撫卷而三嘆乎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九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淑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浮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溫公通鑑草

溫公通鑑書晉永昌元年事視此尤為詳備此特其初藁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為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相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跋尋僧圖

荆公以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道原過西莊遂游寶乘有兩詩此圖止書其一于卷首者但取末後二句以寫一時之高致云爾故於詩中之南埭北山皆不以勞意匠何暇及其平生

事業乎嘉定諸大老題識真足發其深趣毋庸吹毛洗垢以合  
開也後公游寶乘二百六十年為今至正元年十月一十四日  
金華黃潛書

跋閣立本畫

宣和內府所藏閣相畫三十有二予嘗於故秘書少監呂公家  
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觀此五  
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  
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已鑒定為真跡誠可寶矣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令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  
得見其真跡予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適相值哉

跋荆公帖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十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寫新安朱子以為切中其病而又  
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間逸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  
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序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  
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初而集中作嘉祐之末幸真蹟  
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記水樂亭詩

東陽婺大縣為長吏者恒憚其不易治若唐于君興宗宋王君  
槩鮑君極率以暇日寓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平訟理而田里  
安於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  
夫吏之知以簡易為治者少也王君為縣在熙寧時嘗從賓寮

登西峴山作亭泉上名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為賦詩亭既廢好事者或以其詩刻寘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曆二年秋某月令縣尹趙侯某始即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復刻詩亭中侯之為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見矣視前人何歉乎輒為志其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者有取焉爾

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為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潛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真蹟因考其歲月而謹志之

跋東坡贈巢三詩

黃學士文集卷三十一

十一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熈私印蓋其家藏舊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類以為公論須久而後定豈不然哉

跋蘇公父子墨跡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為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

蜀刻小本以為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為死故又謫而為無幸真迹尚在可證其誤也

跋東坡先生帖

先生有答李之儀端叔書是未相識時此帖則相見之後也

跋李贊華獵騎圖

贊華契丹國主之子東丹王突欲也後唐明宗時越海歸中國以為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初因其舊封姓之曰東丹尋又賜以國姓而名以贊華宋宣和內府藏其畫凡十有五畫譜稱其多寫貴人酋長袖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縵胡之纓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然馬尚豐肥筆乏壯氣今以其言驗之此圖為贊華作無疑也

跋褚河南書兒寬傳贊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為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迹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蔡母潛詩

唐蔡母潛詩見於殷璠所編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璠獨稱其題鶴林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題靈隱塔影掛清漢鍾聲和白雲歷代未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此詩必一時之作豈璠偶遺之耶抑其去取或自有意也因觀間上所刻墨本輒識其末以俟覽者詳焉

跋蘭亭五字損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鮮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較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

成一帖命蔡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將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

###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臨契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右軍書模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寶也

###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賈傳以喪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為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賣降恐後君子恥之李公本以忤賈一斥十年其復官進職起帥長沙賈已在謫籍雖力詆之孰曰不然而公此帖顧謂入謝表啓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 題唐臨蘭亭

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魏公所臨契帖未嘗為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恨也

### 跋衛公夜坐圖

伯玉夜乘車過闕而止其敬慎如此所謂欲寡其過豈專對之飾辭哉夫人即南子也女婦而有知人之明固未易及非但知伯玉又知孔子而願見焉孔子亦不拒而往見之抑可謂難能也已司馬遷以子路之不說遂謂孔子因夫人而去且附以未見好德之言其果然耶按論語所記孔子非因夫人而去未見

好德自別為一章不知何所為而發選之說恐猶有當考者因觀衛公夜坐圖輒試評之翰墨之妙未暇論也

題鶴鷄圖

畫有御府印章蓋與龜書馬圖嘗為一時之物矣之二蟲何知其蒙被光耀乃爾哉將有如昌黎公感白鳥鷓鴣而為之賦者粉墨之工無以議為也

題脫鞬返棹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為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檢謀狡智非不能為甫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衝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嘗畫脫鞬返棹二圖而為之贊宋臣怒其譏已風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他日公既名還宋臣亦輒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歟人歟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為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為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溧水教授君更購善工縮圖為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潛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象山祠堂記

象山在貴溪縣之西境雲山章公所為祠堂記稱臨川彭世昌始開山結廬延致陸先生講道其間然世昌極貧里人張南仲侍郎實助其役先生以山形如象故名之曰象山學者亦因用為先生之號先生歿遂即其地為祠堂云今象山書院僑置於貴溪之徐巖蓋蒙齋袁公持節江東時所作也此記石刻久不



存非侍郎家傳藏其文人固莫知山之所以名且將指徐巖為象山矣先生之學與考亭朱子同出於孔子後之人往往各尊其所聞交攘互斥若不能相容者何哉侍郎諸孫元杰今方列于仙班而侍祠于明庭其為教不與孔氏合顧能不以彼我為間出此記而表章之度越於吾輩遠矣觀者可無自警乎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晚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為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非直翰墨之工而已

跋晦庵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高熙八年冬為浙東常平使者九年秋累疏劾知台州唐公仲友而唐公亦自許

于朝丞相王魯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連類陰右之亟畀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先生以為蹊田奪牛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代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魯公以十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辭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為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既用磨勘轉官除職予祠尋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俾以秘閣修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官者方辭論撰而未允也逮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詔褒諭次兩帖迺以直寶文閣入銜帖中云所請亦幸開允更被褒詔是也又其次兩帖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漕江東即帖中云不知

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控辭故祠官使職悉不以繫銜也發相蓋指魯公所謂邪說惑心陰自憑結廟社之靈實糾繩之者言若有激恐未必專以前事為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間最後兩帖一稱權發遣漳州事在紹熙元年春一稱秘閣修撰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問眷請委之副楮也先生文集所載尺牘分出處問答兩門凡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集中謹備著其歲月以俟采錄而補其闕逸云爾

跋米元暉帖

翟者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勛而傳其術則勛之為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為士者至更名他師其間遺尺牘之偶存者未必非毀棄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家簡復啓其秘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君子政不當隨世為歆豔簡薄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迹因書以誌焉

跋晦庵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礪王公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門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官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罔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為儒者細事寘而弗論秋礪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攜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礪公者為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六君子小像

六君子從祀先聖廟庭已久至順二年始被 旨追畀二程先生以公爵詞頭之下潛所預聞也先是周子已封道國而司馬氏在異時身居相位爵為國公無以復加獨張邵二子猶襲故封伏觀六君子小像庸志之如右庶有能舉揚以上聞者

### 跋王江州誥

右王江州誥詞中書舍人樓鑰行宋三百年吾烏傷第進士者實始於王氏皇佑癸巳則恩陽令固紹聖甲戌則知福州贈正議大夫永年福州之孫寅乃弗取世科而用蔭入官厯守七郡其以朝請大夫知江州則慶元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差則出勅除則給誥而誥必有褒詞故尤以為榮江州之七世從孫禧從子游京師予因閱官書於史局得此誥詞錄而歸之以備其家乘之闕文

### 跋曾大父除武學諭誥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敷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諭實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乃獲觀公曾孫業所述公年譜誤以武學為太學謹錄當時所被誥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謬

### 跋宋諸公遺墨

涪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多集中所不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跋清涼國師所書栖霞碑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涼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讀裴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為可徵每歎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吳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曆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為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觀其遺刻法度森嚴神采奮發而國師之德容猶可藉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一或者妄計其晚歲安住毗盧華藏必不復作如是游戲事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卷舒無礙寂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界覽者毋徒弊弊焉索之於形迹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者也

跋白蓮社圖

遠公結社以修淨業邀靖節入社而不赴康樂欲入社而遠公難之陸修靜雖與遠公善而慕為神仙初非同社世所稱十八賢自十二僧之外劉雷周宗二張六人而已史傳及他書所載可考也諸公跋語因此卷并畫靖節康樂修靜而誤以為二十一人耳

跋蘇黃二公帖

蘇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哲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未光庭時為左司諫奏翰林學士蘇軾撰館職策題譏議先烈乞正其罪陶亦奏軾素疾程頤光庭為頤報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蘇與呂俱眉州人云黃帖不著稱謂莫知以突去職者為誰當別考也

跋靜修先生遺墨

潛弱冠時嘗手鈔靜修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從汝南張君獲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鄧伯道朱壽昌事善發明朱子言外之意潛既得以快觀前脩之真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何幸哉

跋金滕圖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十九

尚書正義分金滕一篇為四節吳郡顏直之用龍眼遺法書其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為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之冊祝第三節之卜吉祝與卜同在一時篇終所記乃後來事故略而弗及也經文可見者植壁秉珪啓籥納冊而已此圖於鼎俎樽爵豆籩筐篚之屬靡所不備亦畫家以意為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韓魏公帖

右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瀋熙丞相王公家藏三十紙之一也文忠得蔡復留在致仕前十有六年魏公方勉之以宜盤桓跋語云多見二公請退之舉又云其言諄諄以必退為請蓋不專指此一帖而言也

跋山谷帖

求人作文字而煎迫之至使倉猝失其事實亦待去不暇顧蓋

自昔已然矣吾儕去古人不啻相千萬而動遭煎迫欲無失得乎偶閱此帖為之三歎

跋誠齋墨蹟

右誠齋楊公與某舍判書凡七紙蓋弔其父喪且答其求墓銘也所謂扼其喉把其袖而牛羊迫促之者此今人求文於吾儕之常態公曾不免此耶撫卷為之永慨

跋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曹系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為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代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跋放翁詩草

予往來山陰道中此詩所謂橫林野水紅草綠荷皆故無恙而翁之家衰落久矣叩其人亦無能道先世事者偶閱此卷大息而已

題墨蘭

月溪畫蘭傳者絕少政如深林孤芳人不可即迴睨夫託根於堦庭玉樹間者殆與薺麥俱茂矣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為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

自得焉

跋金字心經

右金字心經一卷趙魏公作按唐孫氏書譜論書之乖合各有五紙墨相發為一合紙墨不稱為一乖蓋墨之調適固難用泥金視行墨為尤難此卷神融筆暢殊無澁滯之態非公無以及此可寶也

跋翠巖畫

先生盛年客於信國趙公頗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遭值聖時海宇為一老無所用浮湛俗間其胸中之磊落軒昂崢嶸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品式宜其傳於世者少也潛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於錢唐今已五十年因觀先生所為孟浩然諸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錢翼之千文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密迨其得於心而應於手縱橫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於達成往往摹倣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公之用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為一家如吾翼之者殊不多見此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翼之已不可作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為然否乎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為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遙望羣峰隱見於煙雲杳靄間倏忽之頃變幻百出宛然他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真有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為親涉其境始悟為佳句豈虛言哉天

錫作此卷時蓋與予俱寓南屏亦因其可見者移入縑素耳

跋張監丞代祀虞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千餘年廟而祀之蓋非一日張侯將

上旨以香幣走祠下遽能致其昭受而顯答此皆

聖神在御德協古先故其感孚有同符契張侯固若無所容其力矣雖然君猶天也其德有不可名言者是以昔之詩人歌祭祀之盛唯美夫駿奔顯相而已張侯駿奔顯相之功不既多乎播之頌聲亦清廟詩人之意也覽者盍以是觀焉

跋景傳新店彎詩

新店彎在諸暨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予忝佐是州以故事謁郡府道過其處覽最後所題歲月蓋予以督運吏居郵時景傳攜其子克讓來為予壻嘗寓宿于此也追計

之已六年而景傳與予永訣者亦四年因次其韻以志存歿之感今相距又五年矣偶閱舊橐不勝愴然輒錄為二通一以授克讓藏於家一以授新店主人俾附後題之末

跋景傳遺墨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予尚忍言之哉景傳長予十五歲與予為忘年交而其子克讓予婿也景傳始屬疾陰陽家爭來言所穿新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并非所獲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方從予鄞江上於是有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既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兒歸之語嗚呼予尚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為邵州新化縣主簿者仕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厚長者宗忠藺公父事之其歿也公實銘其墓逮景傳之考君布聲先生遂以文學為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寓



談笑於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於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合乎  
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人固未或能知之也其季景宗  
朝出畊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近乎昔之卓行君子者予  
尤畏慕焉景傳謂克讓汝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嗚呼景  
宗視克讓蓋猶子也而景傳望予之厚如此予亦安能有以慰  
景傳於地下而尚忍言之哉景傳之死予既無隻字以為之銘  
又無片辭以為之誄姑輯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或者克  
讓因是尚有警也

跋進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未  
矣後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為  
作也敬叔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蓋本於考亭門人 氏進

脩之功不必盡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為是以  
誘掖之云爾古者大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  
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  
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及謂之大成即其排年之工  
程也學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敬叔將  
於是書之外有私淑艾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題跋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讀新宋史汪立信傳

淳祐辛丑吳莊敏公淵守鎮江承大饑之餘為粥以哺兩淮流移之人我曾大父戶部公時客吳公所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挈之俱歸吳公一見與語大悅即留置賓館禮遇甚厚居數歲與戶部公先後登丁未庚戌第寶祐丙辰吳公以觀文殿學士鎮京湖辟汪公幹辦公事戶部公準備差遣丁巳春正月吳公有參預之命未行而薨汪公與戶部公同護其柩歸葬宣城汪公後以法從出當方面終於端明殿學士新史本傳載其初見吳公事頗詳戶部公諱夢炎而史誤作應炎失於采聽傳聞之不審矣汪公安豐人史以為澈之孫澈乃饒州人故削安豐而不書非也其取進士史或以為見吳公之明年或以七年為六年非但自相抵牾兩年亦非榮士之歲也庸謹誌之以俟它日告于史官而訂正焉

跋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還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涉太繁然其貴而不倨卑而不詘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庶僚至于京官選人摠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遺俗猶可見也

跋傅氏所受告命

潘八歲入學受書於傅先生後七十年乃辱與先生從孫藻游因復觀其先世所被告命蓋修職郎致仕思聰於先生為曾大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於先生為大父修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

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即迪功亦以長子奎得解而受封迪功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藻之曾大父也傅氏世業儒異時嘗有弟進士者僅露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懷才而不試藻妙齡秀發委祉所及將於是在乎在先生名肖說字商佐云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二首

碩畫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寇準出師澶淵凡九事號曰碩畫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矣公伯氏魯國文定公事宋孝宗持政枋者十有五年有傳在史氏而公厘宰百里未及大有設施以及尚賴此書之存其志猶可見公之子是為魯齋先生以授其猶子且謂或有發揮于後者今故家日益凋落而王氏子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二

孫以材自見列於仕藉者斑斑相望魯齋之持于其後者宜不乏人公之遺志將有託以不墜乎澤在焉直記事纂言而已

與仲子書

魯齋先生學為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於父兄培植之素以為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間生之質又蚤有志于學家庭之間於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如此蒙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顏狀嬰孩言談性命者觀此帖可以自警矣

書葉信公年譜後

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者言方建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夫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据潛嘗過公

故第而拜公遺像於剛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茲獲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為尤誰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沒於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徵者既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錄歲以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秉史筆者在非吾徒所敢知也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婺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蘭隰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恩補官而公自真定遷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縣志載公為刑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桐廬簿時乞罷和議三書皆缺弗錄人無得而傳焉檜俾其

君稱藩於敵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而臣僚章奏如忠簡胡公所謂朝廷宰執盡為陪臣者自不可掩公書亦曰陛下為戎人諸侯臣為犬彘陪屬與忠簡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過為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盛時嘗以施於鄰國何獨紹興之事能使人感憤若是乎詔諭之使受書之禮蓋不止形於空言矣予友吳正傳為公畫贊序謂言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是猶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簡之書而不知有公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讜論湮沒無傳者豈獨公哉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庸因正傳所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家訪問焉

跋餘姚海隄記

書叙禹之治水備著其濬導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濬濟澤

決汝漢排淮泗其於海惟曰入于海注之海而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太史公河渠有書班孟堅溝洫有志至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天下之東南而地訖于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為 時宋慶曆間知縣事謝景初嘗為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間知縣事施宿嘗為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為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 國朝易縣為州四十餘年而葉君恒來為其州判官所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愈難哉先儒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其一也自世儒務為高論而不屑意於事為之末或者遂指經義為無用之空言以相詬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釋褐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力於古所未及大書深刻登載已詳今獨推其能為人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一

四

之難能者由其知先儒為學之道而經義之果不為空言也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為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貲致身郡吏又欲援其子乙司臨汝書院錢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倅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剄而不殊乙遽來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亢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口復假他事俾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鄰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考滿挾憲府公牒于堂補儒學官子迪時為都曹掾按儒臺故牘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白其狀罷遣之且為文弔祭士元御史來監治者欲為乙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既調官去乙得行其計遂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驚謂萬山長至云凡舟之記亡慮二千言其大

畧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覺子迪得閱其獄暴殺人者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有大於此者顧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赦故所記止是予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為之掩卷而太息也輒刪其要而論著于篇

### 讀蘇御史奏藁

伯脩三為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

聖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苟有關乎大體繫乎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為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耆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家稽古建官擇正人俾司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為之進退今臺司計簿每歲最其以甚罪坐免官若干人以微文抵吏議若干人而以廉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為

世道衰薄故賢者寡不肖者衆而未敢必其然茲獲觀伯脩奏章始知天下未始乏材特患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聲威以立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為嫌而止是以斥棄常多甄拔常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脩為已久所論唯陸贄裴延齡兩人視伯脩則已畧而又不能如伯脩得行其言非城之賢不逮伯脩蓋伯脩遭逢盛際與城所遇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不專以盡言為功而獨以聽納觀人主之德豈不然哉

###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豫章王武所撰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為可尚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為

樂懌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恠今人如遷所書者少  
疑遷持雄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  
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  
人既已無愧於懌矣然懌惟以交趾獠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  
汝楫連引兵攻徭賊手射殺其酋又縱兵殲其衆而生致其酋  
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黎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掎角  
而獨繫敗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拔其守將暨麾下十九  
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雋功有未易遽數者視懌為  
孰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挾數十騎出入賊衆三五萬人中  
子戰歿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救  
兵不至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為事蓋有甚難而其所遇  
與懌甚不同也然懌與汝楫崎嶇簿尉間名位略等懌以吏匿

其闕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於吏議功狀久格不下隨  
牒調補邊郡錄事判官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嗟  
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懌不得專  
羨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倘藉是而有見於  
世復何憾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跋趙公臨右軍書

今人臨二王書不過隨人作計如賣花擔上看桃李耳若趙公  
乃是枝頭葉底親見其活精神者此未易與俗子道也

跋鮮于公書

予從公游最蚤屢聞公言學書之法予友徐文蔚學焉予未之  
學也今人窺見公一斑於斷楮敗素間率能以書名傾動俗惜  
予之衰已久雖欲復從事於此以自廁於諸英雋之末豈可得

哉偶閱公所書蘇詩猶想見公引筆行墨時追念疇昔徒切愧  
悔而已

### 跋五常圖

伏生五行傳五事所屬不皆與黃帝氏合近代建安蔡氏祖述  
朱子之旨以五事配五行尤與伏生異客有示予以五常圖者  
乃斷然以漢儒之說為信必有見於此矣蓋恒性之言始於湯  
五常之名出於董子至周子以五行五性互見於圖書而配屬  
之義益著今文雜引易洪範月令諸書列以為圖誠有功於初  
學予顧不能無疑焉者洪範之配屬其一耳它不能遽數也故  
於茲圖未暇飾巧言以相稱贊姑質所疑如此幸有以啓之嗣  
是當有請焉

### 跋仰山寺碑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七

虛谷禪師重建仰山寺成廣平程公既為勒銘山門今雙林一  
溪如與師之上首弟子木巖植復用杜征南峴山故事以吳興  
趙公所書別本刻寘師舍利塔之左夫毗盧樓閣非有成壞盧  
舍那所說大方廣修多羅寶記而頌之雜華三譯即其別本雙  
徑大仰香水海中兩浮漚耳峴山故事有足託乎其亦游戲如  
幻示同乎人者也潛與師生同世居同里而不及一登其門睹  
茲勝緣敬識下方以謹歲月

### 書餘姚新學詩後

餘姚學正楊君請于府若州撤廟學而新之予友彥實既為作  
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者之弗嗣也復  
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者魯修頹宮孔子不書而  
史克頌之蓋美其君而為之師者弗與也何楊君之得於羣公



者闕侈若是哉記春秋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頌情之不可已也情之不可已而至於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也凡斲斷之密丹黜之麗紀詠備矣故予為本詩春秋之旨系之末簡云

跋顏樂齋詩

濠梁之魚莊子不必知其樂莊子不知魚之樂惠子亦不得而知也夫顏子之樂唯孔子能知之故曰回也不改其樂七十子之徒容有未盡知之者矣張君知顏子之樂與否人固莫得而知又惡能樂其樂而言之耶是以與張君遊者往往取昔人之成說而重陳之蓋於此難為言也言筌蹄爾得魚兔者必忘筌蹄得意者必忘言君果能如顏子之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將有忘言之人與君同其樂而以不言之言為君言之矣予何人斯敢措一辭哉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八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為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皋羽後自成一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繇閩間白事中書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為詩如千篇清粹圓美庶幾霜降水涸而涯涘見者於是茂卿死已久道傳方入為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邂逅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願子乃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謂楚然之音者耶申伯之子餘慶尤善為古章句且將小屈蟠以求合有司之

繩尺而子發之婿吳萊竟以言春秋取鄉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予於申伯能勿重楚然之喜耶因泚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闕宦用事故歸田里故作是賦以予攷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為郎中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中在帷幄諸常侍共譏之衡乃傲離騷賦思玄而歸田之遺言寄意無及宦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竒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為作乎衡後由侍中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邪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為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尚以予言求之

###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塗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為固非曰曾子為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予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君以一文學掾弃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道之不置者得不以其事為甚高而難行也耶夫以徐君之事為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為能然而人不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子也由徐君之道充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匱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止尚奚

以多言為哉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為書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為史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為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稍不顯願能以道自任既歿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觀所謂止善集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蔡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真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世之剽掇近似以資口耳者可不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厲吾徒也

書把氏阡表後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十

潁州府君遺績可考見者治群盜毀淫祠復水利三事耳師魯載以三百言紆餘反覆曲折備盡辭雖繁不以為厭及推本其脩于家以至民懷而吏畏將使千載之下猶有以得其為人事雖略不以為歉也昔蘇文忠公僅記外曾祖程君辨蘆菴根獄事語又甚怪獨以公名德重望流傳至今師魯所述視蘇公則已詳把氏得師魯為外孫而託以不朽視程君無憾矣

跋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廣平趙氏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可以致力於其親者宜無不得為矧今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直薦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憚而不為乎人不能為而趙氏獨為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以為溢美也庸表而出之以風于有田祿而

儉其親者焉

跋默成潘公帖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任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令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襟度尤為灑落烏乎賢哉

跋危公墓誌銘

宋崇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為迪功修職郎有舉主三負則闕陞令錄即從政郎也自從政四遷至承直郎是為兩使職官留守判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負則班引而改合入官以職事官

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須入若它有除擢而理為須入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兩遷至文林故超授通直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陞朝官謂之合入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以陞朝官知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勘轉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之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為轉官以知縣為縣令謹考舊制附見于後云

跋呂叔和詩

玉山在東陽斗絕處旁鄰於天台重崖複嶺長林深谿如與世隔民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遷焉為士者往往樸茂薦學而無慕乎其外以材自見於時者一人兩人耳予嘗識呂君叔和於邈

迨之頃別後莫能省記其歲月聲迹邈不相聞今年夏予退直詞林以老得謝而歸叔和不遠數十里重趼而來函封儷語以為予賀意若謂予今是而昨非也予方為之歎息不已叔和復示予以所為詩予伸紙疾讀未及終卷而叔和遽辭去嗟夫天之生材有萬不齊隨其所長皆可致於用然登於薦籍者恒少而埋沒於窮山腐壤者恒多使叔和肯出而遊於英俊之域以詠歌太平之盛未必瞠若乎諸公之後也予既不能為之軒輊而叔和亦漢焉不以窮達介其意姑志于卷末而歸之

###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禊集四十又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為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 題羣芳圖

宋諸王孫前有子固後有子昂人品皆為當世第一翰墨之妙直寫其胸中之趣耳譬如明月在空不假浮雲相點綴也題識奚以多為哉

### 跋張經理德政記

天下之事患不能為與不得為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而時方清寧無事之可為則亦無績用之可言也夏陽張君中臺出為河西憲府元僚適當天曆兵荒之後用便宜發營田官糧下其估什七以賑糶者一萬石其甚貧而計口給之者二千石仍儲其本錢以糶新糧歸之官倉大家及浮屠氏有餘粟俾悉

以市直糶於民間過糶者則減其直之半度在官不食之地作  
巨冢葬旅殯無所歸者千餘櫬遺骸原野者則斂而瘞焉民流  
為盜當徒役而親年七十者為建言請暫弛其徒親死終喪乃  
役之滿三歲無再犯則得齒於齊民生者無死徙之憂歿者無  
暴露之苦而不至於匱官勤民化凶惡為良善而不至於廢法  
是不徒切於近務固為法之可通於久者也蓋君以能為之材  
居得為之地而其時又多可為之事故其績用昭著為人所稱  
述如此然嘗觀古之為民興利除害而號曰循吏者類皆出於  
郡縣之守令誠令今之守令咸以君之心為心使斯人安於田  
里以養生喪死而無憾則君雖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不必  
身任其可為之事而以績用自見也予友張樞有史學善叙事  
於君之治迹記之已詳故予獨因其所記而推言之以告夫為

守令者有能聞君之風而以君之心為心則斯人之幸也

題溫上人墨戲二首

日觀作此畫後四十六年自題其卷尾云恰如一夢又四十六  
年而道士葉君出以示予於是日觀之夢覺久矣今之視昔已  
如彼未知後之視今何如也  
溫師戲墨妙絕當代而好書可喜可愕之語附見其旁故觀者  
無不駭歎以為奇予所見數十本莫不皆然殆近乎有意為之  
也

跋常掾平反序

晉寧府掾常某從其推官劉君慮囚稷山有張甲者坐殺兄獄  
具已久常掾閱其牘知有寃白于劉君直而出之劉君深服其  
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廼序其事而傳焉漢史稱于公為東

海決曹決獄平願其可見者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不能聽嗟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兄事正相類常掾能為于公之所不能為者非常掾之才有大過於于公蓋其所遇不同也然則劉君賢於昔之為太守者遠矣劉君方入居史局倘采錄而登載焉亦足以見當今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前代所不及也安可以為小善而略之哉

題朱掾辨誣詩卷後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於朝廷則為公道發於士君子則為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興公論息則天理滅矣故之以剛直取怒受誣而臺府為別白其是非以昭雪之朝廷之公道行矣奚以士君子之公論為哉諸公猶嗟歎之永歌之而不已者非專為敬之發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滅天理窮人欲者聞敬之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獨論其所以不宜無傳庸俟夫觀人風者焉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芻出柳詒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政缺失故尚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三人叩闕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誤國尤為剴切似道知奏藁出於公八月令京尹劉良貴捕寘于獄以儲用金飾齋扁為公罪竄漳州德祐乙亥似道以喪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世祖皇帝親摠六師駐江上而

憲宗皇帝奄棄群臣

世祖歸正宸極鄂州圍解似道方宣撫京湖邀為已功遂入據相位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勳是也中原士大夫往往能

傳誦之 國朝既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訪得公於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尚書省立由提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於官東山朱君伯清少與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具服食之物遣所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數遣迎致朱君訖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甫七歲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韶藤箴惟謹迨今八十年莫有知者文韶沒後其子夫驥始出以示潛俾志其歲月于左方以俟秉史筆者采擇焉

跋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為苟同洪公景廬既不敢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

學尚何言哉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十五

跋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人雷知院孝友宇文簽樞紹節同事茂陵而吳節使瓌憲聖猶子曾開府覲壽皇潛邸舊人此卷先執政從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庶僚而不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以蔡尚書幼學為中書故亦寘於鄭侍郎作肅之後矚卷紙有小墨印曰臣陳瑾重背造是必嘗歸於秘府矣此十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時相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於六十年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為奇玩也哉

跋乾淳四賢墨跡四首

朱文公與大愚帖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秘書郎而群小間之尋降御批白引



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云諸况已具恭兄書中腐儒之效如此豈敢復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咎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久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踰兩月也大愚任四明倉曹在壬寅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於其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闕在來年六月若不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卿帖

少卿莫詳為誰公以宣教郎繫銜者帖作於乾道辛卯七月改京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昭越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於紹熙甲寅之正月云妹子姻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妹文則作此帖之日妹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久故公欲其得賢配為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紙叨怛近於強聒又云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

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召試入館也

跋項可立序舊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宋孝宗時致位執政仲舉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於一技人莫識也可立以家世之契且有連獨識之邂逅送旅中既與之飲酒又為文與之序舊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閩閩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為誼則厚矣亦豈仲舉之志哉予觀昔之隱者徃徃混迹庸衆人之間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諸公貴人之間其智願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為賢於今之高人逸士竊獨因世道之不古而於仲舉之事重有感也然則可立之文曷宜無傳乎

跋黃希明字說

黃學士文集卷二十二

二十七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為火或為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為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予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彖象同稱明出地上而彖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為言觀也慕也唯無慕其在彼而觀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來求予題識其後乃為本諸易而申言如此云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為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屏翳收風川石靜波之句豈非善護者哉即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第十三姪與其第十四郎名皆未  
詳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班奉職右選卑官必為監當於  
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鄭夫人憂五年八月自潁歸葬  
於吉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  
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到必潁之隣郡但墓誌不傳莫詳所稱  
知府舍人為誰或謂公不當言官職難得只教以脩天爵奉天  
職可也伏觀此帖雖不據古傳經為甚高論而勸戒之辭諄切  
懇到出於至情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與十二  
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  
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公之子季默編公牋牘  
為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錄以寄季默蘇公真知言哉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黃公墓表公潛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司郎官  
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為之文表于墓道  
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  
公景定間再遇明堂恩庚申贈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  
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  
年卒年九十有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  
即戶部公是為潛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  
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  
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挑以文應口輒對是也既而以紹定戊  
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云再薦于漕者時猶未  
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解擢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  
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

七十次歲初戶部公客于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假以勇爵使就試於漕闈非其志也掇俚諺為啓以辭曰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卒辭乃以回馳於歲後累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煥所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熒以公歿前一年補太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困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節鎮軍號而書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即時孫也戶部公二子長垓次承節郎諱塢是為潛之祖一女適劉景辰有子應龜太學內舍生望江令二子長埴次塽咸淳己巳戶部公以明堂恩當任子輒推以與塽故戶部公之子無用廢入官者塽未命而戶部公遭內艱尋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於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麒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生一子埴一女適劉璨埴生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於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埴又更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所為壙誌有墨水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久潛生於高祖既歿三十五年之後年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獲見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己大懼歲月寢遠墜逸不傳謹錄而藏之并疏其纖悉委曲俾我後人尚有考也曾玄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啓劄後

遯山朱公蚤從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游戶部府君奇其材以仲

弟望江令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擢龍飛乙科初筮處之幕  
職祇事伊始例修竿牘之敬自通於臺閫守倅交代同寮皆戶  
部府君為之具藁蓋以文為贄在盛時固有之其為禮之煩苛  
則至季世而極重緘疊幅累百千言間有以一二聯援据之切  
偶儷之工而被知遇者精搜巧琢尤不敢率易焉場屋之士甫  
就選調門無食客佐其操觚染翰鮮不資於父兄師友渡江後  
名公別集所載可見也逮今盛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之交  
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有責以向來煩  
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終老于家又不啻四十年當時故事  
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潛近因哀輯戶部府君遺文而得  
此藁凡為啓劄總若干通輒錄以授公之孫濂俾謹藏之濂篤  
於學而酷嗜為古文若無用此為或者觀其舊俗而有以驗今

昔質文之異尚也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